



我近日读完温谈升赠阅的长篇小说新作《电视台那些事》，颇有感触。写作是件辛苦事，而写长篇更是苦中之苦。一个业余作者能够码出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字，其精神无论如何都是让人佩服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认真阅读，就是对写作最好的尊重。

作者的本职工作是做新闻，而且是在县一级的基层电视台。这本《电视台那些事》，写的正是一家县级电视台发生的大小故事。这当然是作者最熟悉的生活了。而这部小说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示了基层电视台的有关特征。电视台的工作方式与流程，各内设部门之间的苦乐差别，都在作者的笔下有着生动、形象、精准的描绘。对电视

首要的是讲好故事

——读小说《电视台那些事》有感

李伟明

媒体不大了解的读者看了这些，相信很快会对这个行业增加不少认识。

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现实感比较强，这应当和作者的记者身份有关。记者对社会热点问题有着职业性的敏感，所以，作者的笔触随时都与现实紧密相连。小说开头便由一起事故拉开帷幕，刘公村这起山体滑坡事件，关注新闻的读者相信对类似事情不会感到陌生。还有一些情节则是从现实中信手拈来：如第二十一章写到的水泥厂摆拍新闻这个片段，生动逼真、谐趣横生，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这些从生活中采撷的故事，增强了作品的贴近性、可读性。

但是，作为一名普通读者，我认为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，首要的事情还是把故事讲好，让人能够饶有兴味地读下去并感到余韵绕梁。通读全书之后，我觉得作品的整体构架还是显得粗糙了些，作者在把故事讲得更精彩这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。

这部作品缺乏一个核心故事。开头还算引人入胜，但往后读下去，便发现全书的主题不够鲜明，故事之间出现脱节现象，有些情节甚至明显游离于主题之外，因而整个作品显得有些碎片化。这直接影响了矛盾冲突，看到后面甚至出现阅读“卡壳”现象，期望值因此悄然降低。因为缺了一个有分量的“内核”，作品的厚重感由此大为削弱。

故事情节的缺憾，直接影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。小说的人物形象，理想状态应当是“以事见人”，让读者通过各个情

节、细节，自行归纳出人物的性格，并由此循出合理的故事走向。而这部作品的人物，“脸谱化”表现是比较明显的，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“作者直接说了算”——作者在主观上认为某人是某种人，先就把这个框框给确定了，却忽略了以事实为依据。特别严重的是，作者未能摆脱某些时政记者的“职业病”，时常以老套的新闻报道手法或公文写作模式刻画人物，直接就来上一大串“盖棺定论”式的评语。如第三章写代理新源县委书记的李实：“李实肩负的使命艰巨而光荣……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忧患新源、心系人民。”这种官气十足的材料语言，放在文学作品里未免有些煞风景。这样写，反而让读者感到人物形象苍白无力，不够真实。

认知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文学作品主要是写给某些方面水平不如自己的人看的，这就要求作者比普通读者站得更高些，看得更准些，想得更深些，让作品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收获。作为现实题材的作品，虚构也要讲究生活真实、符合生活逻辑，尤其要注意避免常识性错误，以免干扰读者的认知。须知，“虚构”与“瞎编”是两码事，如果让读者认为你的行为是后者，那就算花了再大的功夫也将与“成功”失之交臂。

把故事讲好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众多业余作者的长篇小说为什么打不响、出不去？我想，这部作品存在的问题并非个案，实乃通病。也许，我们还是有必要回归本源，从普通读者的基本需求出发，踏踏实实着手解决那些基础性的问题。



楚辞华章 千载恒芳

——再读《离骚》

文 芳



端午，携着兰芷清芬，带着《离骚》的华彩，和着“楚辞”的苍茫，背负华夏的古老记忆，从时间深处沿着汨罗江，行走了两千多年。那些流淌在神州文化血脉中的故事，那些用文字筑成的坚贞与高洁，那些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光明，此刻，又一次在无数的心灵中重现。

一首《离骚》，别开生面，一改楚地民歌短小精悍，清新淳朴的表现形式，形成独特的篇幅宏大、文辞华美、想象力丰富的诗体风格。文辞韵律跌宕，节奏参差有度，语句深挚忧恻、飘逸绚丽。诗中草木之性自然流动，浩然之心昭彰。

屈原，他是伟大的爱国者、政治家。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！”他是卓越的政治家。楚怀王时，他任左徒、三闾大夫，兼管内政外交大事。提倡“美政”，主张对内举贤任能，修明法度，对外力主联齐抗秦；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“虽体解吾犹未变兮，岂余心之可惩？”他更是伟大的爱国者，一腔忠贞爱国志，却屡遭排挤诽谤，数次放逐。但荣辱沉浮，不改初心。进退褒贬，决无贰心。他流放至沅湘流域时，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，楚国大厦轰然倒塌，一败涂地。汨罗江水碧波缓缓，两岸青山如黛，那个穿长袍的诗人，站在汨罗江畔。五月的汨罗江，风本不该薄凉，可它却冷冷撩起了诗人的衣袖。诗人紧蹙的眉头，望着烟水苍苍，纵身一跃，连同一副坚硬的骨头，交给了汨罗江，还有他脚下的沧海桑田。思我万民，忧我山河，如此慨然而歌，壮而视死，当绝世独立，万古流芳。

屈原，他是蕙心纨质的高洁志士。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”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。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。”屈子以外在的修饰象征内在的修养，一生执着于“廉洁”“纯粹”“耿介”“清白”的道德追求，让后世敬仰他、尊崇他。今天，再读他的《离骚》，不仅仅因为他气魄宏伟、辞章瑰丽的文学作品，更是因为他忧国忧民、行廉洁志之崇高人品。

他是“中华诗祖”“东方诗魂”，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。屈原是楚辞创立者，是谓“辞祖”；又是楚辞的代表作家，是谓“辞圣”。屈原作品的出现，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。伟大的作家，从不重复自己，屈原的26首诗作中，没有任何两首作品的风格是相同的：《离骚》至深，《九歌》至美，《九章》至朴，《天问》至奇。尤其是《离骚》以其容量之深广、抒情之深刻、意境之开阔、想象之丰富、构思之奇特、辞藻之绚丽、气魄之宏伟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。它与《诗经》并称“风骚”，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代名词，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湘楚大地，文化源长。楚辞华章，千载恒芳。民族忠魂，万民敬仰。端午，且以节日之名，纪念，缅怀，崇拜，传承。

科幻视野下的青年写作

——小评李唐的《月球房地产推销员》

刘小波

李唐的《月球房地产推销员》近期出版，这已经是作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了。而李唐的身份则是一个极为年轻的“90后”作家，如此高产，既让人欣喜，也难免让人担忧。青年写作的问题由来已久，每个时代都有关于青年写作的讨论，因为青年写作的代际特征十分明显，这是他们的优势，也是局限。

总体来看，时下关于青春的小说充满了套路，孤独的个人世界、失败的爱情、无精打采的青年形象、与父辈疏远的关系、流行的生活场景等，都是这些小说的基本配置。

李唐的写作也是如此。小说的主人公白河，也是小说的叙述者，是一个颓废的青年，总是无精打采。其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一名月球房地产推销员，白河对工作毫无兴致，业绩也总是倒数第一。在实际的工作中，他遇见形形色色的客户，他

们的要求千奇百怪，但目的一样——到月亮上去。对于他们而言，去月球代表着新生活的开始。其实一开始，白河对这种逃离是否奏效就已经充满了怀疑：“难道去了月球就真的能够获得新生吗？”这样的想法一直盘桓在他的脑海中。

作者用驰骋的想象搭建起未来的世界，涉及的却是很现实的问题。比如，地球土地资源的紧张，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忧患等，展现出来新一代年轻人的责任与担当。特别是，人们选择逃离到月球，却仍旧无法真正摆脱生活的围困。在科幻色彩成分之下，小说表达的仍然是围城主题、残酷现实。作者希望读者在沉迷幻想的同时，也能回归真实，找到如何在残酷的世界里真正生活下去的力量。但小说中对前行力量的探讨并不够明显，或许作者认为张扬青春叛逆，逃离对父辈的依赖，就是生活下

去的动力之一。

毫无疑问，“90后”作家驰骋的想象，给文学书写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，但是缺乏文学作品应有的交流性和公共性。正如作者自陈，借助作品表达一代人的生存现状和内心世界，无论是绝望也好、孤独也好，还是任性也罢，总之，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。同龄的读者会有一种代入感，但同龄人的代入感是否是唯一重要的呢？

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 一个作家不能轻易让自己过不去。你得想办法过去，哪怕过去得很艰难，跌跌撞撞，杆碰掉了，你也得尝试让自己过去。遇到过不去的时候，我会硬写。硬写在写作里面不是一个好词，大家觉得硬写的东西不会好，这也未必。硬写的时候你可以探出你的底儿到底在哪里，你的短板在哪里。我的很多小说，写到过不去了，我会硬过。我可能过得很难看，这个小说可能最后失败了，我会把它扔掉，但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停止不前。很多人觉得自己有好多的题材，轻易不敢写，写了就浪费了。不存在浪费的问题，不写才是真正的浪费。

当初写小说，因为要寻找不同的结尾，要把自己的空间打开，找到尽量多的可能性，经常硬写。其实你认真真写那么一二十个小说，基本上就掌握了，在哪个地方该怎么走，你就心里有数了。这是一种训练，这种训练一定要有，哪怕你是个天才。

2. 小说是一种类似于生物的东西，处于不断生长之中，它未经煮熟，它是活的。它还具有不断发育、繁殖等能力，它会新陈代谢，会物质交换，会自我更新。所有这些自然界中生物所具有的属性，小说也要有。小说与非小说最

大的区别在于自我更新，也就是说，小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梦，梦是另一个世界。小说指向的就是那“另一个世界”，写作者能否把自己和读者顺利带到那个世界里去，这是关键。

我以写作度过生命中的一天又一天。小说或者别的什么文体，于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它们都只是我度过时间的方式。我在那些语句和片段中安静地呼吸，这种感觉好极了。生命在字里行间流逝，机械而稳定，充满按部就班的欢喜。白日梦者返回现实的唯一方式，就是允许其将梦一直做下去。写作就是坐下来，让这一天过去。然后，迎接明天。

——草白 说